

冊九

三國志

史記

魏書二十七

三國志二十七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北海之
湛瞻嘗
在斯
時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為丞相軍謀掾試守奉
高令入為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
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
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
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為南安文
帝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
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
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
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
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

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為大司農遷為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為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徐武

胡質
田豫

韓觀
曼游

以記書
稱其入復
用定所著
以見其後
二陳氏史也
毛珩
存後

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於家用公禮葬諡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游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為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魏名臣奏載黃門侍郎杜恕表稱韓觀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

胡敏

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

州郡蔣濟為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

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按胡氏譜通達

名敏以方正徵太祖即召質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

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

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為丞相東曹議令史州

請為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温恢求請質

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

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

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為嫌

武周

流之句
本荀子

隙睚眦五賣反况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虞

晉書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陔字元夏陔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

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陔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

見卿卿為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詣陔兄弟與共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

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秋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少

出仕宦歷職內外泰始初為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陔以在魏

已為大臣本非佐命之數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潔

當世以為美談詔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啓事稱詔清白有誠終於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尚書頽川

荀愷宣帝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

為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太祖辟為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為常山

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

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

負所鞠
二獄皆屋
了此土
苦此

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眾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

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

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為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

下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

印徐也
傳也
胡威者
書有傳

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
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
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
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諡曰貞侯子威
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咸熙中官
至徐州刺史晉陽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厲操清白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貧
無車馬僮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廢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匹
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
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請假
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
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
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
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
也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贈鎮東將軍威弟熊字季象征南將軍威子奕字次孫平東將軍並以潔行垂名有名卒於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案王氏譜昶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郭林宗傳
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

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官顯季道
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少與
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為太子文學
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
昶所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
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
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
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
言奇正之用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還相生若循覆之無端青龍中奏之其為兄子及子作
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
玄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
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
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

沈見之
韓其
品不

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
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
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
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
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
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
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
未有于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
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為名欲使
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
用無過行況在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
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

戒闕黨也若范句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國語

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更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筭

臣松之按對秦客者范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卻為戮於晉

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

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

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

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友人賜也賢乎哉我

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

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咎耳可得而聞

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臣松之以為援之此誠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凡

若乃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即以為誠方之於彼則有愈焉然援誠稱龍伯高之人或

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徹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也

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炯戒然所汙染固已眾矣可不慎與世語曰黃初中孫權通章表偉以白衣登江上與權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故誅之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為名守慎為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言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

郭奕劉楨未為惡但以之害之也不免耳以之害之也以之害之也以之害之也且公幹似已沒矣以之害之也乃見其其也以之害之也大非有也以之害之也任攸任攸

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名亦郭嘉之子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義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臣松之以為文舒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魏諷曹偉事陷惡逆著以為誠差無可尤至若郭伯益劉公幹雖其人皆往善惡有定然既友之於昔不空復毀之於今而乃形於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鄙懷深所不取善乎東方之誠子也以首陽為拙柳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下為工寄旨古人無傷當時方之馬王不亦遠哉外怨推遜恭讓處不避澆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見子遵之昭先名頊別傳曰頊樂安博昌人世為著姓夙智早成故鄉人為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相謂曰宿聞任子頊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招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頊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群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假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

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蝦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蝦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蝦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蝦應其舉為臨淮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文帝時為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累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蝦為人淳粹凱悌虛已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蝦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貫群言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

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執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修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相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選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祖以為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執今

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祖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祖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三年祖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

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詣夷陵祖詣江陵兩岸引竹組爲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祖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祖欲引至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按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晏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祖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母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祖據夾石以逼江陵待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執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

露四年薨諡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爲越騎校尉

按晉書渾自越騎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封

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渾子濟字武子有雋才令望爲河南尹太僕早卒追贈驃騎將軍渾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處冲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祖尚書令衛將軍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充二州刺史祖諸子中湛最有德譽而承亦自爲名士述及坦之並顯重於世爲時盛門云自湛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

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

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

爲祕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

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

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祕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

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

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明帝盛修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

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

陳志
此
山

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

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雍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爲尚書出爲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雒陽邠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偃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執矣今

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竝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執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常樂亭侯母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

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羣聚耳若大兵臨逼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慄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執也若或虜略人民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非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旣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久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

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也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執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兵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

空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執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敕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旣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空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執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旣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先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

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
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
初定轉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
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
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為征南
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即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
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
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
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
動眾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
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司馬彪戰
略載基此
事詳於本傳曰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
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司馬文王啓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

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荊州義陽南屯空城承書風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
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
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度沮西道當出箭溪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
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儼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
役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眾飢餓覆車上
邦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浸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
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為多失之傷損威
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敕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昔漢祖
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
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是歲基薨追贈司空

論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勲前朝改封基
孫輿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
王基既著德立勲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
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
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魏書二十八

三國志二十八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

汜等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凌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

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廉為發干長

魏略曰凌為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除時太祖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

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耳於是主者選為驍騎主簿

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為丞相

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為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

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

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成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

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

之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

圍休得免難仍徙為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

勝

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為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眾寇芍陂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兗州刺史屯平阿臯與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為司空司馬宣王既誅曹爽進凌為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為禍先漢晉春秋曰凌愚謀

以帝幼制於疆臣不堪為主楚王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與曹氏凌使人告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眾莫之從故雖執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各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德修先朝之政令副眾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臣松之以為如此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猶出習氏且制言法體不似於

昔疑悉鑿齒其所自造者也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魏書曰愚字公治本名浚黃初中為和戎護軍

烏丸校尉田豫討胡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械繫愚免官治罪詔曰浚何愚遂以名之

正始中為曹爽長史後出為兗州刺史魏略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謠言云白馬河出如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遂入河中又有謠言曰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浚陰謀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

陰知其意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二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魏略曰凌聞東平民浩詳知星呼問詳疑凌有所挾欲悅其意不言吳當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三年春吳賊

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

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

馬宣王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

使為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執窮乃乘船單出迎宣

王遣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宣王承詔

遣主簿解縛反服見凌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

京都凌至項飲藥死魏略載凌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運於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為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

無物以警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旦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况累紙誨示聞命驚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忝朝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闕廢中心犯義罪在二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橫蒙視息復觀日月已明令狐愚攜惑群小之言僕即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陰卒至發露知此臬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戮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頃至當如詔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人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怙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自趣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拂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太傅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到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邪遂自殺 干寶晉紀曰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惟爾有神知 宣王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達為厲甚惡之遂薨

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魏略載山陽單固字恭夏為人

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為別駕固不樂為州吏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后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固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楊康並為愚腹心後愚與王凌通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疾解祿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為邪固對不知太傅曰且置近事問卿令狐及平固又曰無而楊康白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故云無有太傅錄楊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其母知其慙也字謂之曰恭夏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耳汝為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我語固終不仰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朝議

咸為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凌

愚罪宐如舊典乃發凌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

朝服親土埋之干寶晉紀曰兖州武吏東平馬隆記為愚冢客以私財更續壘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土媿之

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梟金虎並才武過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魏末傳曰凌少子字明

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為法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仰舉弓射之即倒進人乃止不復進明山授親家食親家告吏乃就執之

母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為武威太守伐叛柔

服開通河右各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

陽鄉侯魏名臣奏載雍州刺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通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母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為官效

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與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為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持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蹶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與皆安恤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即位留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入為

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為平原侯文學明帝即位為尚書郎遷羽林

原王平

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為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
 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
 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帝圖
 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為幽州刺史加渡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
 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
 烏丸都督率眾王護留等昔隨袁紹奔遼東者率眾五千餘人降
 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為侯王賜
 輿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
 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眾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
 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
 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
 梁口梁音宮連破走儉遂束馬繫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

得來

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臣松之按東夷傳沛者句驪國之官名宮不從其言得
 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
 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
 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世語曰頎字孔頎東萊人晉承
 嘉中大賊王彌頎之孫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
 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漑
 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為征
 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為鎮南都督豫
 州儉為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
 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
 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
 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

文欽

欽亦感戴投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為已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為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為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為游兵

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懿臣輔魏室託之任懿戮力盡節以寧華夏又以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以輔上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虜以安宇內始分軍糧克時同舉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輔已大功故遂使師承統懿業委以大事而師以盛年在職無疾託病坐擁疆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聞其罪一也懿造計取賊多春軍糧克期有日師為大臣當除國難又為天子當卒父業哀聲未絕而便罷息為臣不忠為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坐自起眾三征同進喪眾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眾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諸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有軍已來為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執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父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為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祐矯廢君生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恐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彊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喜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崇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而師

不自改悔修復臣禮而方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即阼初不朝覲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為鎮北以厨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闕廢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械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為言盈路以疑海內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虛四表欲擅疆執以逞姦心篡取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忍壞亂舊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鄴欲悉誅之一旦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與高祖文皇帝即受漢禪開國承家猶堯舜相傳也臣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軍呂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命以完全社稷安主為效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按師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姦慝春秋之義一世為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矣就第弟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為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躬太尉孚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傅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為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碯戮子季友鳩兄上為國討下全宗族極錄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者罷兵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執恃眾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遠絕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使忠臣義士不愧於三王五帝耳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興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謹具以狀聞惟陛下愛養精神明慮危害以寧海內師專權用執賞罰自由聞臣等舉眾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詔非陛下詔書在

所皆不得復承用臣等道遠懼文書不得皆通輒臨時賞罰以便宜從事須定集上也

大將軍 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大將軍屯汝陽

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
 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
 家皆在北衆心沮喪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大將軍
 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
 軍尋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
 還魏氏春秋曰欽中子淑小名鴛年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作為二
 隊夜夾攻軍淑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淑退欽亦引還 魏末
 傳曰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
 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為文欽所信包得追解語之令
 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貫追及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
 言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責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
 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乃張
 弓傳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
 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
 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
 屬就射殺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為儉欽所迫

脅者悉歸降

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登林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
 所知後以執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後可為痛心奈何奈何公侯恃

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
 事竟不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太傅既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
 主殺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弒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忿憤內發
 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母丘子邦自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
 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之痛即與母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
 京師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魯望高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
 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執同禍痛已連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
 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賈豎所不忍為也
 況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於樂嘉城討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潰其
 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母丘不復詳之更謂小人為誤諸軍便爾瓦
 解母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母丘進兵討之即時克破所
 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躡闕無復他計惟當歸命
 大吳借兵乞食繼踵伍員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讐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
 祐念也相公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
 愍悼然僕於國大分連接遠同一執日欲俱舉分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為已有公侯必欲共忍師
 胃懷宜廣大執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已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爾乃可克定
 師黨耳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與周召同封以託付兒孫此亦
 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時望嘉應時郭淮已卒欽未知故有此書世語
 曰母丘儉之誅黨與七百餘人傳侍御史杜友治獄惟舉首事十人餘皆奏
 散友字季子東郡人仕晉冀州刺史河南尹子默字世玄歷吏部郎衛尉

杜友思

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
 儉子甸為治

下之夷儉三族

世語曰旬字子邦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旬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犬將軍惡其為人也及儉起兵

問屈願所在云不來無能為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中國宗字子仁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與巴東監軍益州刺史習鑿齒曰母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為此役君子謂母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為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母丘儉可謂能不也

欽亡入吳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欽降吳表曰稟命不幸常隸魏國兩絕於天雖側伏隅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幸矣高莽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憤踊在三之義期於弊仆前與母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埽除凶孽誠臣僕慢愚管所執智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父穆建安中為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材武見稱魏諷反欽坐與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笞數百當死太祖以穆故赦之太和中為五營校督出為牙門將欽性剛暴無禮所在倨傲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帝抑之後復以為淮南牙門將轉為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凌奏欽貪殘不立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洽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好自矜伐以壯勇高人頗得虛名於三軍曹爽誅後進欽為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誕為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謀會誕去兵母丘儉往乃陰共結謀戰敗走晝夜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孫峻厚待之欽雖在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為滎陽令

魏氏春秋曰誕為郎與僕射杜幾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于岸絕而後蘇入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修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

明帝惡之免誕官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執位容之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職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任職復以誕為御史中丞尚書出為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凌之陰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為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與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徙為鎮南將軍後母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

傳四卷
魏書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為滎陽令

明帝惡之免誕官

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任職

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
久在淮南乃復以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
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眾將欽徑至壽春時誕
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
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為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
等至親又王凌母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眾
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犯死罪者虧制以活之甘露
元年冬吳賊欲向徐場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眾
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
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為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
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世語曰司馬文王既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為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啓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為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為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

綝此必綝所為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誕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徑入綝逃上樓
就斬之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為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從兵皆賜酒令醉謂眾人曰前作千人
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暫出遊戲揚州何為閉門見備前至東
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
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
無異端念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六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
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
臣至誠臣松之以為魏末傳所言欽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
率皆鄙陋疑誕表言曲不至於此也

兵揚州新附者勝兵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

吳綱將小子覲至吳請救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塹於臨湘為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

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君

曰更葬不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吳人大喜遣

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二萬眾密與文欽俱來應以誕為左

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
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眾

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
六萬衆臨淮討之大將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
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
卒爲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衆
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
而殺之城內食轉少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
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

漢晉春秋曰蔣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

大將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懌等

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來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爲三年正月誕
欽咨等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

漢晉春秋曰文欽曰蔣班焦彝謂我

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

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共悉衆出攻

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

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野復還入

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

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

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鸞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

之衆不爲用鸞虎單走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軍吏請誅之大將軍

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鸞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

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鸞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

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鸞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

內喜且擾又日飢困誕咨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
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城
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

親恠者
書有傳

曲為曲

唐治
年迴護

為老
為所
也

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千寶晉紀曰數百人拱手為列

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銓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陣而死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大將軍以為城固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千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築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月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子靚字仲思吳平還晉靚子恠字道明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大將軍以為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為主文帝遣諸軍討

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

生禽三叛既獲天下快焉

傳子曰宋建椎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曰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

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為明鑒也

拜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眾悅服江東感

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為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

餘皆赦之聽鴛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

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

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懷矣夫建業者異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眾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喪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鴛莖欽疇昔之隙不咎誕眾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喪王基語在基傳鴛一名倂晉諸公贊曰倂後為將軍破涼州虜各聞天下太康中為東夷校尉假節當之職入辭武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倂官東安公綏諸葛誕外孫欲殺倂因誅楊駿誣倂謀逆遂夷族

此上比忠子靚宜元成石福人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為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為都尉學士

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

之為掾

世語曰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謁者陽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奔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入御

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為佐相艾後為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

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

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

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

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

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

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

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

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

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

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

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

艾謂諸將曰維令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

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

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

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

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

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為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

此格所以
敗也

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
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寔重則胡虜不
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執去卑
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
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
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
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以死遣吏祭之重遺其
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
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
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
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
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

主沒而敗况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
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
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
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
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方城亭侯
母丘儉作亂遣健步齋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
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
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
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執相遠非要害之地輒以屯附
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
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
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

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執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點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

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空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

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縣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有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縣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

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其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軍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勲也其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

袁子曰諸葛亮重人

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衆留劔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執以乘

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竝作

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
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
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
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鳩為之
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
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
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
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
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執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
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
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

徵艾

魏氏春秋曰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於今日矣

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

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

遇於縣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

及孫於西域

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

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

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

東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荀綽冀州記曰邵起自

東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

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眾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為惡者

河東太守中子嗣大司農少子備字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太子右衛率翰
子俞字世都清貞貴素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必有能名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
中中書令遷為監臣松之按蹇象辭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云有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泰始元年晉室踐祚詔曰昔太

之漢書
谷亦疏
陳昌

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
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
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
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
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強兵值歲凶旱艾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
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
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
以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
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眾乘執使劉禪君臣面縛
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
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
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

信而見疑頭縣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
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敘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
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立祠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亦
猶是也臣以為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
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諡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
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為者寡
而悅者眾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勲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朕
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
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
世語曰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為西戎牙門得見辭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自陳曾為鄧艾伐蜀時
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以艾孫朗為丹水令由此遷為定陵今大孫
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為掾永嘉中朗為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
陽失火朗及母妻子舉室燒死惟子韜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艾州里時輩南
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

州泰亦

九年
居書

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諡曰壯侯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為從事

宣王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

鍾會字士季穎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慧夙成會為其母傳曰

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克成侯家修身正行非

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辯博有智巧言足

以飾其文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

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鑒誠假如公信我眾誰能明其事彼以心

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

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聞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

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蓋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

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臣松之按鍾繇于時老矣而方納正室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

無主婦之義也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為之出其夫人下中護軍蔣濟著論謂

太后以為言文帝詔繇復之繇悲憤將引鴆弗獲餐椒致噤帝乃止

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

中以為祕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世語曰司馬景王命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

可意命私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

虞松

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

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贊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

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鼓二乃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

王佐才也松字叔茂陳留人也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松弱冠有才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宣王命

作檄及破賊作露布松從還宣王辟為掾時年二十四遷中書郎遂至太守松子濬字顯弘晉廷

尉臣松之以為鍾會名公之子聲譽夙著弱冠登朝已歷顯位景王為相何容不悉而方於定

虞松表然後乃蒙接引乎設使先不相識但見五字而便知可大用雖聖人其猶病諸而況景王哉

高貴鄉公即尊位賜爵關內侯

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

文王為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

中詔敕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為內外之援

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

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為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

亭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為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誕

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會時遭所生母喪其母

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

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

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

會曰夫人性矜嚴明於

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

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

會曰夫人性矜嚴明於

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

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文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沈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又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執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僞作詐未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緹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妾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及誕反

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翮諱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

善其

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齋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爲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爲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勲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爲蜀可取豫其籌度地形考論事執景元三年冬以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敕青徐兗豫荆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

爲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
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
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窵
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
莫不震悚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
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
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
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
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
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
劔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
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

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
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皇化此三祖所以
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
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
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
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
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
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美非欲窮武
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
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
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卽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
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

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候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杜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醜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

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僭道詣緜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劔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會與諸軍向劔閣會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

按百官名緒入晉爲太常崇禮衛尉子冲廷尉荀綽兖州記曰冲子銜字德林玫字仁林並知名顯遠銜兖州刺史玫侍中御史中丞進攻劔閣不克引

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緜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敕維等令降于會維至廣漢郫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

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經從劔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闔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為東西執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敕咸闔等令分兵據執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諛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

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後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群司與維情好歡甚

曰夏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俊士曰有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按習鑿齒此言非出他書故採用世語而附益也十二月

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疆敵緘制衆城罔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為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

狀世語曰會善效人書於劔閣要文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

文王懼艾或不從命敕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

衛瓘
見
書

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眾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已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眾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更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

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楸楸與楸同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帽苦洽反拜爲散將以次楸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會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仗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

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

晉諸公贊曰胡烈兒名淵字世元遵

之孫也遵安定人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子奮字玄威亦歷方任女為晉武帝貴人有寵太康中以奮為尚書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弟廣字宣祖少府次烈字玄武秦州刺史次岐字玄疑并州刺史廣子喜涼州刺史淵小字鷄鳴時年十八既殺會校父各震遠近後趙王倫篡位三王與義倫使淵與張泓將兵禦齊王屢破齊軍會成都戰克淵乃歸降伏法初

艾為太尉會為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

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

毅及峻勅連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

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勲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

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

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也兄弟特原有官

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

難保不可專任故宥峻等云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荅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矣初文王欲遣

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

邵悌

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為

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

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為敵禽耳

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

當何所能一辨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

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

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族滅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

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

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

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

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

荅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

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按咸熙元年百官各郡悌字元伯陽平人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

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雖曰可矣何必使雄肯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讐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墜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死而往非存生也況使經會處世或身在急難而有不起者乎故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知禮而遣可謂明達也

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

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

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子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

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无无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僧徽所知於時何晏為吏部尚書其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弼補臺郎初除觀爽請間爽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雋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入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故

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技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向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頤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是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注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生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孫盛曰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况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蹟無間至於六爻變化群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博物記曰初五祭與族兄覬俱避地荆州劉表欲以女妻祭而嫌其形陋而用祭以覬有風貌乃以妻覬覬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祭祭亡後國掾魏諷謀反祭子與焉既被誅豈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玄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誅祭二子以業嗣祭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母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

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

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疆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

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史記曰越王無疆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楚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而不自知越之失是目論也。

此卷皆自魏人不得其死者

初四日

魏書二十八

魏書二十八

三國志二十八

魏書二十九

三國志二十九

方伎傳第二十九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萇

臣松之按古數字與萇相似寫書者多游不能別萇佗字元化其名宜為乎也

學徐士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

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

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

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鍼亦不過一兩處下

鍼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鍼病亦行差若病

結積在內鍼藥所不能及當須剗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

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

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

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

在右則女人爲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卽愈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卽各與藥明日竝起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尙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卽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

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卽除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卽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尙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

蚰輩約以十數。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剝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別

傳曰：有人病兩脚蹇，不能行，舉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脉，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

直均調如引繩也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按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空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所。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

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或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懸宜
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
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
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
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
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
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欬之所由非從肺來也與
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
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
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
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臣松之按古語以癘爲去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羞
爲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怒怒不忍從求

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

佗別傳曰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曰

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
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
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
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
寸停之須臾有若地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錐橫貫地頭地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
長三尺許純是地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能
舉目不能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巾候視諸脈盡出五色
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巾飲以亭歷犬血散
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且用寒水及灌云當
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器器高二三尺滿百
灌佗乃使然火温林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鬢眉墮
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剝腹養治也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
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

果著
樊阿

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
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僊者爲導引之事熊
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
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

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胃藏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巨闕胃藏鍼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他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大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

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輒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彊盛怪之遂責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文帝典論論卻儉等事曰穎川卻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鳴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奉為之過差氣悶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關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人哉東阿王作辨道論曰世有方士言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卻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

徒接軒究以欺眾行妖隱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藥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轍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常試卻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維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羶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臂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孳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沉深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樂大之徒也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

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暉為漢主合雅樂

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

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為軍謀祭

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

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

宗廟郊祀之曲舞師焉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思想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為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鍾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為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宦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頌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絕世傳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

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

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晒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空爭虛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坡可為囿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歌樂舞象至今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瓦擲劍線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於樓邊懸溼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雷至嘗試以車輪縣瓦甃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晒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為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子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淵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其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况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遇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

為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王所以見誣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
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無名
之樸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
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為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
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
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武安侯者曹爽也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為魏公聞
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
令徧相眾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
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
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
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
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
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
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

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
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
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
為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
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
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
之戒真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為侍
中直省內欵見白狗問之眾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
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
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
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
篤眾醫並以為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

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虵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虵女子之祥足非虵之所空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

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人不及

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

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

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爲中

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

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

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空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

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

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卿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

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

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旣訖則芻狗爲

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旣車轆之後必載以爲樵故

後夢憂失火也宣之敘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此建平之相
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
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

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入輒問其名
中喜視天文常云家維野鶴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土囊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
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者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
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愛憎已不雙愛已不與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
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
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
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琅邪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
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譽上有遠友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
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費之傳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
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瞻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
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
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
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
端遂經於陰陽文采飽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
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眾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論正似司馬
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
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

輅黃

三人皆得蹙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
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
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

服罪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月中
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著下卦用思精妙占贖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

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卧語義博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
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
嘗不推機慷慨自言登聞君至論之時忘我篤疾明聞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
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蹙疾不知何故試相為作卦知其由若各殃者天道救人當
為吾所福於神明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為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
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
禮也兄弟覽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
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

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

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輅別傳曰鮑子春為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輅輅相
見曰聞君為劉奉林卜婦死亡日何其詳妙試為

論其意義輅論交象之旨說變化之義若規員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譚易又喜輅
分著可謂盲者欲視白黑聾者欲聽清濁苦而無功也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為潰潰者也輅

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

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

又烏來入室中與鷺共鬪鷺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

輅曰直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

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鷺鬪直老鈴下

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

患輅別傳曰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為喜樂語輅言俱相聞善卜定其清論君一時異才當上竹帛也輅為基出卦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鳴殷之階庭非木所生而野

鳥一鳴武丁為高宗桑穀暫生太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為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神奸汗累天真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

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此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

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

持弓箭者主射胃腹故心中縣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

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輅別傳曰王基即遣信都令遷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

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無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易玩之以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妙如此便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每開變

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何可得終以皆亂此自天授

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為王府君論怪云

老書佐為蛇老鈴下為鳥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為見於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

何由背父象而任智心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為小或小為大固

無憂勞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為黃熊如意為

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况地者協辰巳之位為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

白日之流景如書左鈴下各以微軀化為蛇鳥不亦過乎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

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

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居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彿招呼

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

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輅別傳曰經欲使輅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答之曰君備州里達人何言之鄙者司馬季主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

四時順仁義伏羲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千錢哉以此推之急務也苟道之明聖賢不讓况吾小人

敢以為難彥緯斂手謝輅前言戲之耳於是輅為作卦其言皆驗輅又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

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輅別傳曰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

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也輅為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為眾鳥之商六甲為時日之端反覆譴曲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難以追徵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

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

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輅別傳曰勃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

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為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鵠並退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鳥夾日映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葛盧聽音著在春秋斯皆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夫鳥鳴之聽精在鴉火妙在八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輅至列人典農王

弘直許有飄風高二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

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

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

為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為虎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

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

月也至期直果為渤海太守輅別傳曰輅又曰夫風以時動又以象應時者神之駭使象者神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為難王弘直亦

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為異若夫列宿不守眾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雷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驚竄兆民駭驚於是使梓真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

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蠶窠蠶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

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

物家室倒縣門戶眾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蠶窠也第三物殼

觶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蠶也舉坐驚喜輅別傳曰諸葛

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譚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有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又敘五帝三

借改戰
以...
古已...
宋...
其...
監

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岬，自言吾親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懼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翻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雖水無以尚之。于時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三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心始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清才。在衆人中，言本開卿作狗，何意爲龍。輅言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爲我論此卦意。紆我心懷。輅爲開爻散理，分賦形象。言徵辭合妙，不可述。景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嘗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獻才游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輅別傳曰：輅又曰：厚味腊毒，天精幽夕，坎爲棺槨，兌爲喪車。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卽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隣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爲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臯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爲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徙部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狸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

輅別傳曰：輅爲華清河所召，爲北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翱翔昊蒼。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嚮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當故往爲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興朝雲，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滅於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驎，拘繫後廢。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憔悴耳。使君言騏驎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爲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爲士英。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爲清河郡所錄。北賢文學，可爲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臯，垂神幽藪。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怳慷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入鬱閣者。思還京師，得共論道耳。况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爲取之。莫使騏驎更爲凡鳥。荆山反成凡石。卽檄召輅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爲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爲別駕。至十月舉爲秀才。輅辭裴使

輅別傳曰：輅爲華清河所召，爲北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翱翔昊蒼。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嚮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當故往爲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興朝雲，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滅於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驎，拘繫後廢。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憔悴耳。使君言騏驎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爲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爲士英。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爲清河郡所錄。北賢文學，可爲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臯，垂神幽藪。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怳慷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入鬱閣者。思還京師，得共論道耳。况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爲取之。莫使騏驎更爲凡鳥。荆山反成凡石。卽檄召輅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爲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爲別駕。至十月舉爲秀才。輅辭裴使

君使君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覺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以久輅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為作一卦

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鴉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

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

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執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良此天中之山臣松之案相書謂鼻之所

天中之山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

豪者曰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

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

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象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

見不坐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別傳曰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

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既稱引鑿誠晏謝之曰知機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為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輅還邑舍具以此言

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

乃服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曰為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蹠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蹠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益益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益益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

見得清言然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後灼灼耳

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

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

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大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

曹爽等誅乃覺寤云輅別傳曰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為難

輅卜知毓生日月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

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為憂仲尼曳杖不以為懼緒煩著筮宜盡其意毓曰生者好事

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為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

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

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為難苞曰欲聞其妙君且

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

細也言不盡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曰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

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

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況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

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

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自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

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

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見數不以為異知術不以為奇夙夜研機孽孽温故而素隱

行怪未暇平原太守劉劭取印囊及山鷄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

外員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嶽巖巖有鳥朱

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劭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

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汗染

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

以光休寵輅別傳曰故郡將劉劭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

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於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

自且至今聽採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

東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為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撫育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

同列乾之象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劭依易繫

詞諸為之理以為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

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為論八卦八卦之道及交象之精大論開

廓衆化相連邪所解者皆以為妙所不解者皆以為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

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言如此相為高枕偃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

以虛神於注易亦宜絕思於靈著靈著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

之於術則收天下豪纖纖微未可以為易也劭曰以為術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

事於斯留輅五日不遑恤官但共清譚劭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於精神返流與

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劭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

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凶奸以類相求魍魎成群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汗染丘岳疆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寵也

邪曰聽雅論為近其理每有變怪輒聞鼓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魂實能合會千犯明靈也邪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為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曰為輝日中為光 晉諸公贊曰邪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為邪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輅侍中次宏字終輅太常次漢字仲瑕光祿大夫漢清冲有貴識各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助晉陵內史肱子恢字真長尹丹陽

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各之惟以梳為枇耳

輅別傳曰清河令徐季龍字開明有才機與輅相見共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以為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也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為虎則谷風更為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與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與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為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測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

水嘘吸之間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縣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鷄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鷄雉而已輅言貴人有專其應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鷄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首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樞牛响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鷄雉也季龍言魯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為作事不時恐驚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為合不輅言晉平奢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既盡怨及山澤神痛人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兌為口舌口舌之妖動于靈石傳曰輕百姓飾城廓則金不從革此之謂也季龍欽嘉留輅經數日輅占獵既驗季龍曰君雖神妙但不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參神著龜通靈抱日月而游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况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君既不謙又念窮在近矣輅言君尚未識謙言焉能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著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交杳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而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紀綱何僕之不謙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之皆中季龍乃歎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之謂乎

輅隨軍西行過母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誅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

修主人禮其為歡樂

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

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天昨傲召五星宣布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
公電父風伯雨師群岳吐陰衆川激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燁燁朱電吐咀杳冥殷雷聲嘯吸
雨靈習習谷風六合皆同欬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倪曰譚高信寡
相為憂之於是便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為啖二百斤犢肉若不雨當任十日輅
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咄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亦有陰鳥和鳴又
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
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與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
調輅言誤中耳不為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
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

將軍待君意厚與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
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
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袍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
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
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玉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
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
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輅別傳曰

既有明才遭朱陽之運平時名執赫奕若火猛風疾當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
皆為設食賓無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各執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不天命輅之榮
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
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敘曰夫晉魏
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
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哀喪
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
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賴川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
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為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
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慎鄭神龜晉卜偃宋
子章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著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聞淺
得因孔懷之親數與輅有所諮論至於辨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不功也若數皇義之
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溢微言風集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
杳杳兮精絕偪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扼腕椎指追響長嘆也昔京房雖
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見譚讒之黨耳聽
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輅處魏晉之際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
謂知幾相邈也京房上不上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卒
陷大刑可謂枯龜之餘智膏燭之末景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疇之京房辰不敢許也至於仰察
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傳東方
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
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輅官達為宰相大臣膏腴流於明世華曜列乎竹帛使幽驗皆舉
祕言不遺千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以妙過真夫妙與神合者得
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命短道貴時賤親賢遐潛不宜於良史而為鄙弟所見追述既自閭濁
又從來久遠所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捃拾殘餘十得二焉至於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

浮沉兵革災異十不收一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文慷慨伏用
哀慙將來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往孟荆州為列人典農常問亡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
知守宮蜥蜴二物者亡兄於此為安卦生象辭喻交錯微義豪起變化相推會於辰巳分別龍蛇
各使有理言絕之後孟荆州長歎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欲飛散何其汪汪乃至於斯邪
臣松之按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寔也辰撰輅傳寔時為太常賴川則寔弟智也寔智並以
儒學為名無能言之世語稱寔博辯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也又按輅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
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二十六以正元三年卒應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為
不相應也迨有閻續伯者名續該微通物有良史風為天下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于篇左皆從
受之於大人先哲足以取信者莫免虛誣之譏云爾嘗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輅始見聞由於
為鄰婦卜云云當在西面窮牆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為藏已
牛告官按驗乃知以術知故裴輅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為卜教使明且於東陽城
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其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獲婦從囊中出劉侯
云甚多此類辰所載纔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也中書令史紀玄龍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
嘗候遠隣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事必引留為
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為圖已主人罷入生乃
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立假寐狀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
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授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
為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後以鄉里遂加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駿三
倍於傳辰既短才又年縣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宦至州主簿部從事太康之初物故駿
又云輅卜亦不悉中十得七八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華
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居西城下南纏里中三廡在其東
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廢驢當充甲卒來詣盧
公占能治女郎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效即奏除
驢名以補太醫又云隨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來詣廡

告輅輅為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確
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
卜輅為發祟盜者具服輅令擔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
舉椽棄瓦盜父病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
手四向自當得之
暮果獲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
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曰
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讀之既傳乃知斯子得河上天公非
非學方所能廣也乎却 康子先
生之母終則至樂平元之讀易勿
勞方形若神 抄心三五是之如和
如何 二

憶三邗歲長友江飛濤交假陳壽三國志略讀一過是時
智識淺未盡悉其佳矣今年戊戌假館于彭城大兄南湖草堂
復泛珂月師借錢亦赤閣本西復閱一過喜當時所見不至大誤
而嘆歲月之不居之讀罷慨然 十二月十三夜燈下

魏書二十九



三國志二十九

書